小站

梅子涵

在那个小城市讲了一天童话，已经是夜晚。冬天的黑夜忽地一下从天降落，白天的那一些暖和就不知道去了哪儿。我到了火车站，拉着行李箱走向站台，这个也是在高铁线上的北方小站的站台上真是冷嗖嗖，从头到脚地钻。我朝一号车厢的位置走去，突然觉得自己这么辛苦，冬天的夜晚还要走在这北方的冷飕飕里，等会儿踏上一列飞快的火车，去一个更北的城市，明天在另一个台上讲，虽然讲的都是美好，台上台下都在诗意里，可是现在这站台上只有冷，不是家里桌上的红茶；只有黑黑的空荡，也不是灯光下书页里的温暖和智亮。我就很想叹一口气给自己听听了，可是我想还是克制吧，自怜是很容易让自己变得做作的，自怜才是真可怜。

于是我就转动着头四处看看了。看见那个男人我便知道他应该是在这车站里干活的，因为他穿着工作服。但是他穿的工作服不是站长和检票员们穿的那一种，他穿得很不精神很不轩昂。同样是职业里的服装，有的职业就是故意要让你穿着连自己也知道不如别人，他们不觉得轩昂、体面也是属于你的，而你只是配合别人的体面和轩昂！这是这个世界很久很久前就开始的规矩，很久很久以后它仍旧是风气，于是我们也规规矩矩地接受。

我说："你好！"我常常在路上对不精神不轩昂的人说"你好"，而每次说完以后就意外地看见捡到了好东西，好东西就像那个叫帕乌斯托弗斯基的俄罗斯作家说的金蔷薇。他冷冷地看着我，也说："你好。""你是在站台上工作的吗？""是呢。""你做什么事？""捡烟头，防火灾，站台上有人扔烟头。"他指指旁边的扫帚和畚箕："这是我的工具。"

扫帚的把手和畚箕的把手靠着，站在冷里，像两个相依为命的朋友，也很像一对不声不响的夫妻。我有些触动，"干到几点下班？""十点。""冷不冷？""有帽子，习惯了。我媳妇在那一头，也捡烟头。"他指指那一头。

我朝那一头看去，但是看不见他媳妇，也就是他老婆。他们一个在这头，一个在那头，这个站台上的烟头都被他们捡干净，他们不是扫帚和畚箕，但是他们每一天就是这样干着扫帚和畚箕的活，他说，习惯了，不冷。

青岛来的车到了。车厢的门开了，一大股暖和从车厢里拥挤出来，我踏进了暖和里。"高铁"的一个意思就是迅速开到，迅速离开；迅速把你送到，也迅速无影无踪。它是不缠绵的。我放好行李，坐下，还来不及感觉一下舒服，车已经开动。我赶紧回头看那个捡烟头的人，可是已经无影无踪。于是我想赶紧看看他的媳妇，媳妇在前方的那一头，可是不缠绵的高铁已经开过了那一头，那一头也是一瞬的。我突然很温暖地想，这一头和那一头只有一瞬，男人和他的媳妇很近，他们就像扫帚和畚箕在这夜的冷飕飕里相依为命地靠着，他们不冷。

列车员为我送来茶和点心。这一节车厢的票价最贵，所以是送茶和点心的。我坐在软软的座上，看几眼整节车厢里不多的那几个软软大大的座位，十分安静也十分冷清。好像总是在这样的车厢这样的座位上，很难看见洋溢的热情和笑容，相互甚至不对视，偶尔遇上，目光也是立刻跳开，于是你也冷淡，不管是真心还是假装。飞机的头等舱、高铁的商务车厢，都有好多的假装、深刻、蛮傲、忧郁症！

这儿，没有捡烟头的人。没有人会指着对你说，我媳妇在那儿。这儿的人很容易以为自己的服装是特殊的，我有的时候也会这样浅薄地以为，于是我也假装深刻，假装没有开心的事，于是不假装地叹一口莫名其妙的气给自己听，所以你说你不可怜谁可怜？

到达更北方的大城市已经快十点。我上了接我的车。接我的师傅说："您辛苦了！"我说："不辛苦，你辛苦，这么晚，你还在车站等我，你冷吗？"他说："不冷，习惯了，能接您，很荣幸！"

我不知道说什么了。一个能够写出长长文字故事的人，有的时候会想不出一句不长的但是非常适合的话。比如我就没有想到说："这么冷的晚上，你等着接我，而这时你应该暖和地睡觉的，所以荣幸的是我！"

我也没有想到说："刚才，在那个高铁小站，一个男人在站台上扫烟头，他媳妇也扫烟头，我那时觉得很冷，觉得自己好辛苦，想叹口气给自己听，可是他却说，习惯了，不冷。我很荣幸，因为他告诉了我，自己别觉得冷，那么就温暖了，穿着什么服装有什么关系呢？他给了我一个金蔷薇。"

这些话我都没有想到，当然想到了也很难说出，因为太文气了！

我看看表，正好是十点。捡烟头的人应该下班了，他和媳妇要回家去了。他们回去吃一点暖和的东西，然后暖和地睡吧，明天还要捡烟头。

我明天也会好好地坐在台上讲，而且也许还会讲这个小站上的冷清故事，我们要习惯在小站的冷嗖嗖里，我们甚至要习惯而且满足地当一把扫帚和一个畚箕，我们别以为自己是头等的，然后活得哀声叹气。坐在暖和里看得见冷，站在寒冷里却觉得暖和，才是真的头等了。

桃花吐 （油印套色木刻） 季世成

妈妈要回家

章缘

妈妈吵着要回家。她成天念着"我在这里做什么？我要回家。"

"回哪个家，这里就是你的家，这是你的房子，你已经在这里住了二十几年。"我告诉她。

"是吗？"妈妈举目四望，神色徨惑，一切都是那么陌生。二十几年来，她每晚坐在起居间的沙发，看小说或看电视，累了就躺倒，看向被她照顾得十分滋润多彩的后院。年复一年，沙发老旧，坐卧处布面都磨白绽裂了。这个房子的每一寸，都属于她，充满了她生活的记录，她曾经多么为这个家自豪，但现在她怯怯看着四周，笃信自己不过是客人。

"我应该有别的家吧？"她问我，一个对她过去似乎很熟悉的陌生人。

"有的，小时候住在海口，对不对？每天都有新鲜的鱼，鱼贩担到家里来卖。后来住在嘉义市番仔沟。"我故意用旧地名。对的，妈妈眼睛一亮，那是她成长的地方，在那里成为新娘和母亲。"你还住过台南，记得吗？"台南是我们几个孩子成长的故乡。

"我怎么会到这里来的呢？""你搬来这里好多年了。""那你怎么会找到我呢？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？""我当然知道，大家都知道你在哪里，你不用担心我们找不到你。"我安慰她。

妈妈叹了口气，不解地摇头，"全世界都知道我在哪里，只有我自己不知道。"患了老年失智症，一日日流失记忆版图的妈妈，竟如此精确道出残酷荒谬的现实。

我们坐在沙发上听音乐，是儿子特意为外婆选的日本老歌。妈妈听着，觉得熟悉好听，不禁露出笑容。"你可以帮我弄一个这样的音乐吗？我想带回去给我的爸爸妈妈听。"过了一会儿，她突然站起来，有点抱歉地说，"我是不是该回去了，太晚回去，我爸爸会骂我。"

半夜三点，妈妈的房门开了，从上海来探望而睡在客厅沙发床的我醒来。窗外投进来不知是月光还是路灯，照着妈妈的身影靠近。

"你要去哪里？"我叫住她。"我要回家。"妈妈提着浴室装脏衣服的篓子，里面塞了她的皮包，几件衣服，还有一个相框，看来这就是她要回家的行李了。

"你没听到吗？他们在叫了，说要走了，我得赶快。"妈妈在赶回家的车，返乡的船。

"三更半夜的，怎么走？你先回去睡觉，等天亮了，我再送你回去。""等天亮？""对的，我要睡了，你也回去睡觉哦。"

妈妈听话地回房去了。无能带她返家的女儿，此时只能披衣坐起，又是一个破碎的夜。但只要妈妈能安然入梦。在梦里，那发动的车，鸣笛的船会带她返回童年的家。

一块馒头

安武林

一位朋友，又是老乡，我们认识二十多年了。我是山东大学中文系毕业的，他是山西大学中文系毕业的，都简称山大。我是八八级的，他是九一级。我毕业后进工厂，他毕业后进部队。我到北京后，他也到北京了，供职于武警总部，近两年转业了。我们从大学，到工作，都时断时续地保持着书信往来。

有一次，我们几杯酒下肚，开始谈起了往事。我困惑地问他："我们是怎么认识的？"他大笑："哈哈，你忘了？我们的相识过程，那可真是太有趣了。"我更莫名其妙了。他说，我们是因为一块馒头认识的。

我在山东上四年大学，每次回家乡，有两条路可走，一是途径太原，转运城。另一条是途径河南三门峡，过条黄河就到家了。但我每一次都从太原走。太原的山大里面，有我一个小兄弟，同一个村的。我们总是相约一同回家。

那一次，我回家到了太原的山大，在同村小兄弟的宿舍住了一夜。第二天早晨，同村小兄弟还在睡觉，我拿着他给我的饭票去餐厅吃饭。

餐厅里没有几个人，而且还有一个蓬头垢面的乞丐在里面，捡拾剩菜和馒头。那个乞丐，步履蹒跚，行动格外地吃力。我正吃饭，突然，感觉脚下一块馒头滚了过来。我抬头一看，那个乞丐也过来了。他是捡这块馒头的。

我没想别的，很自然弯下腰，帮这个乞丐捡了起来。我发现满头上沾了污泥，就把沾了污泥的馒头皮揭掉，递给了那个乞丐。

我所做的一切，被我这个朋友看在了眼里。他好奇，又感动，就把自己的饭菜挪在了我的对面，和我攀谈起来。我们就这样认识了，还交换了通讯地址。之后，我们就书信往来了。

人的相遇，相识，相知，都是需要缘分的。有的相遇像诗一样浪漫美丽，有的相遇像神话一样富有传奇色彩，有的相遇则如流水一样淡淡的缓缓的水波不惊。

而我们的相遇，太普通，太平凡，仅仅因为善良。

姓氏读音脑筋急转弯

王建敏

人际交流离不开姓的称呼。至于国人的姓氏有多少？据《中国民俗文化》一书记载，见于文献的中国人姓氏有5662个。这里仅列举5种姓，看看你自己能否全读对？一是盖子的"盖"；二是种树的"种"；三是黑白的"黑"；四是未雨绸缪的"缪"；五是复姓中的"万俟"。

上面列举的5种姓，正确读音依次为gě（葛）、chóng（崇）、hè（贺）、miào"妙"）、mò qí（墨齐）。现实生活中，常见人们读错他人的姓，比如：区长的"区"，用于姓氏应读ōu（欧），检查的"查"，用于姓氏应读zhā（楂）。姓氏中的多音字、特别是陌生字和冷僻字，国人都应作为文化修养学一点。如果不懂装懂或"瞎蒙"，既是对人不尊重，更会让人看笑话。这不！某小学有位老师点学生的名，将"仝"（tóng同）和"逄"（páng旁）姓学生"瞎蒙"成"工某某、逢某某"，学生回家告诉家长：老师怎么不识字？社区有位姓"缪"（miào妙）的老同志，常听有人喊他老缪（móu），甚至瞎蒙成老廖（liào），老缪（miào妙）同志听后没反应，而错读者还以为这人架子大。

由此想到，预防类似笑柄不妨学点脑筋"急转弯"。这里说的"急转弯"，就是不懂开口问对方，查查字典免出错，切莫"想当然"随口而出，以杜绝不必要的误会和不悦。譬如：这人分明姓"乜"（niè 聂），你错读成乜（miē）斜的"乜"，让人听了不高兴；那人分明姓"仉"（zhǎng长），你"望字生义"错读"几"，对方不知在喊谁，待明白过来纠个错，自己则会显得脸红又尴尬。

龙脊探秘

赵阳

早就听说石澳山上的龙脊是个远足的好去处，周末，天蒙蒙亮，直奔港岛东南角的土地湾。从入口沿山路至石澳山顶峰，就是龙脊。

山路崎岖，兜兜转转。路几乎没有经过专门的修葺，沟沟坎坎，且极窄，几乎容不下两人并肩。路两侧，起初的一段尽是竹林，太阳渐起，晨曦从竹隙透射过来，颇有些"林深不知处"的古韵。至半山，高大树木便多了起来，路也愈发难走了，很多地方，丝丝绕绕的树根绊了脚步。朋友告诉我，之所以不专门修路，就是为了保持生态原貌。

及至石澳山顶，四周的景色豁然开朗：东面，蓝宝石一样的兰塘海峡，白色的帆船穿梭来往，让画面平添生趣；西面，大潭港、红山半岛、赤柱正滩扑入眼帘，大浪湾的汹涌波涛让心中陡升豪迈之气！这时，一块木牌吸引了我的目光，牌子上写着：打烂埕顶山，284米。这不是石澳山么，怎么成了这个既拗口又难听的名字？莫非费力气爬上顶峰，不是龙脊？朋友指着紧邻的那座山说，咱们的脚下是石澳山的顶峰，那座山是云枕山，顶峰有266米，中间的这段山路，因为高低起伏如龙的骨脊，被称为龙脊。但这个80后港人也讲不出"打烂埕顶山"这个名字的由来。"我们下山问问村子里的老人吧，或许他们知道这个名字的'秘密'"。

都说上山容易下山难。或许是因为一心想探秘，一路竟不觉得太累，路边的"标距柱"提醒着我们行走的距离。标距柱是港府专为远足人士而设，每块标距柱之间大概500米，都有编号，我在山顶上看到的是"H085"，翻过山去，来到山脚，就是"H100"了。遇有紧急事故，远足人士可以利用就近的标距柱说明其位置，以获得救援，人性化管理可见一斑。

下得山来，就是有百年历史的大浪湾村。已近正午，村民开的小餐馆炊烟飘香。我和朋友一落座就打听"打烂埕顶山"名字的由来，点餐的小姑娘热心地叫来她的爷爷——年逾八旬的李勇强老人告诉我，这山本叫"埕顶"，山下是大片的良田，在20世纪初，这里就是港岛重要的粮食和海产品输出地。1941年，日本人占领香港，最先霸占了这个地区的十几个村落，把这里作为物资供应基地。日军还在山顶上设据点，用于驻兵。"村子里不管男女老少，都要给日军干活，没日没夜地干，还会经常挨打。山下的稻谷熟了，就得肩挑背扛到山上，村民们只能吃糠。那时我还小，父亲那一辈很多人，当时正是血气方刚的小伙子，秘密地组织起来，'青年军'经常用土办法收拾日军。记得最清楚的是，有一回青年军趁着夜色在大山的角落里，徒手抢了两个日军的枪。到了1945年，日本人投降了，十几个村子的人到埕顶山上庆贺，大家激动啊，看到日本人撤离时来不及带走的物品，就狠狠地打烂。几个有威望的老人就提议，在埕顶前加上'打烂'两个字，作为纪念。所以，现在山顶上龙脊那一段的标识牌，写的都是打烂埕顶山。"

真没想到，打烂埕顶山，这座风光旖旎的山，竟然承载着这么一段记忆。抗日战争，这段无法磨灭、永不能忘怀的历史，只要是在有中国人的地方，都有着与之相关的故事，不论是中原，还是岭南；不论是内地，还是香港。

战争的硝烟已然散去70年，但是这些故事，仍然如此生动；这些记忆，依旧如此鲜活。而从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积淀下来的精神，就如讲故事的老人那矍铄又坚毅的目光，一直照亮我们走向明天的路，代代传承，让如我一样的后人，于迫不及待的找寻中，不会迷失方向。

行将离开的时候，我再一次回望那高高的龙脊。我想，那一定是一条精神的脊梁，强大坚韧，生生不息，它是香港的，是民族的，更是中国的。

十日谈 行旅履痕

一出西关心自悠，请看明日本栏。